

郁雨君 & 十月/著

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



花衣裳
灵感双打



实是同一类人，渴望飞翔，每天都会觉得骨头发痒

翅膀在里面冒芽……

Zuo

幸福 Mo

坐上摩天轮

(纯真+传奇)

2



Tian Lun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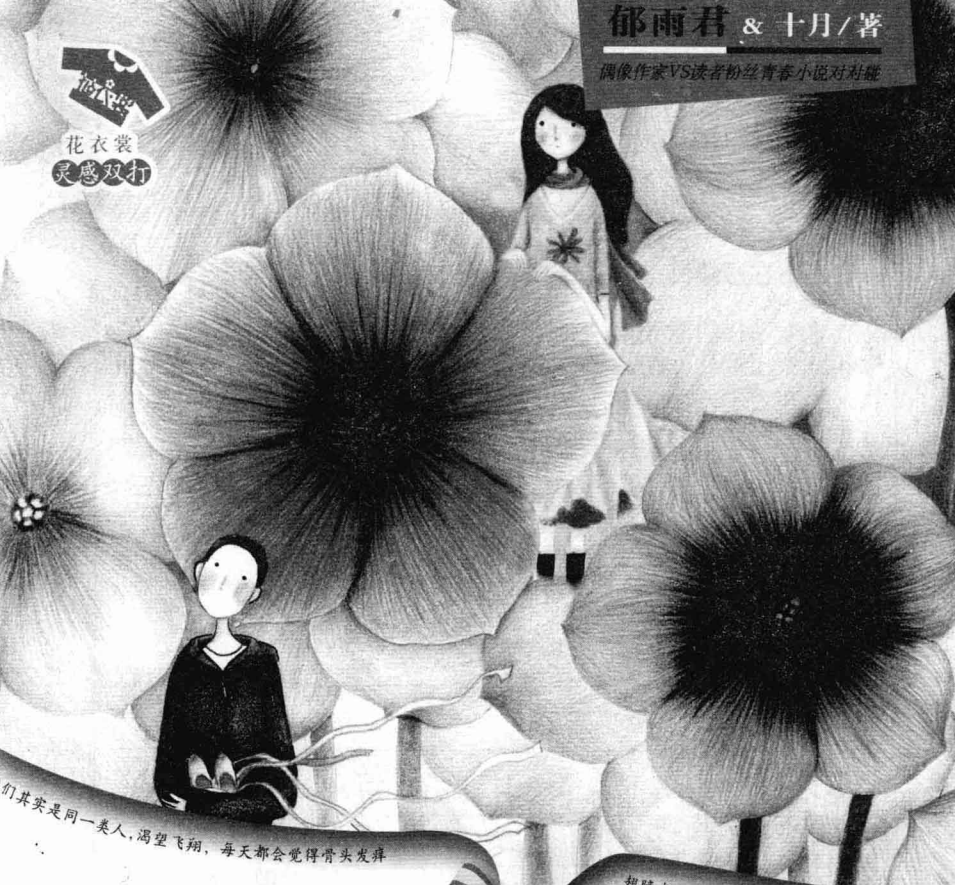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郁雨君 & 十月/著

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决



花衣裳
灵感双打



们其实是同一类人，渴望飞翔，每天都会觉得骨头发痒

翅膀在里面冒芽……

Zuo 幸福 Mo
坐上摩天轮



Tian Lun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坐上幸福的摩天轮 / 郁雨君, 十月著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

(花衣裳, 灵感双打校园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53-3801-3

I. 坐… II. ①郁…②十…III. 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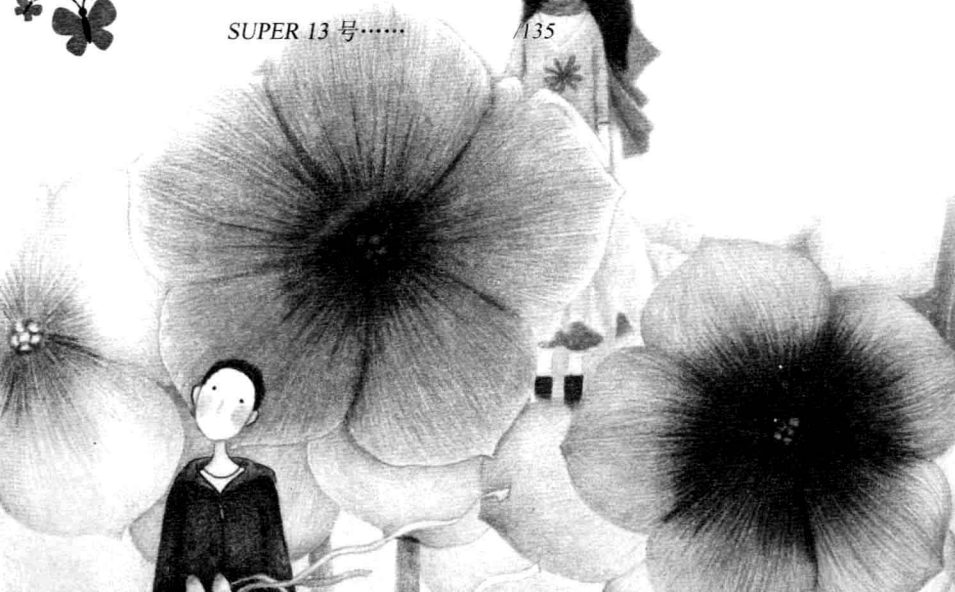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5731 号

书 名	坐上幸福的摩天轮		
©	郁雨君 十月 著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 87679199 (027) 87679179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
承 印 厂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
印 数	1—10000	印张	7
		字数	140 千字
印 次	2007 年 6 月第 1 版,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		
规 格	850 毫米×1168 毫米	开本	32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353-3801-3	定价	10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雨君作品段落]

坐上幸福摩天轮……	/1
一朵花开的时间……	/14
薰衣草，一直在等待……	/29
当左括号遇到右括号……	/50
你是我的宝贝……	/70
美浓和明亮……	/90
忘了，要搭一座桥……	/102
几点啦几点啦几点啦……	/112
I Just Call……	/124
SUPER 13 号……	/135



[附录]

互问互答(雨君 VS 十月) /213



[十月作品段落]

- 时间忘记了…… /143
- 未知结局…… /163
-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…… /174
- 冗长夏季…… /189
- 轮回般的思念…… /205

坐上幸福摩天轮

手搭凉棚，我仰起脸，一个巨大的转盘在天空中匀速转动，占据了我的整个视野。四周环绕着无数透明的车厢，像一串亮晶晶的水滴子。

这是整个游乐园里最最招摇的设备，从日本引进的摩天轮，“五一”头一天开张，人气旺到沸腾。排队的人都在憧憬：当座舱转至离地面 108 米高的时候，摩天轮将带来怎样的景观？《城市壹周》上介绍，当你运行到最高点，能看见佘山山顶，仿佛用手指就能触摸教堂的尖顶，就像触摸一顶魔法师的帽子。我开始神往，那是一种慢慢炫到顶峰的快乐吧？

队伍蜿蜒蜒蜒，蚯蚓一样扭动，好在摩天轮胃口惊人，每次都能消化十几米的人群。

越来越接近入口，我举着两张票东张西望，飞天那家伙怎么还没现身？

昨晚 11 点，观摩完热门韩片《我的野蛮女友》，我的下巴要掉下来，竟然有这等温柔可人的男生，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主角车太贤犯贱地在挨骂受打的日子中，享受与全智贤相处的“快乐”。就算对面的女生再漂亮，也犯不着这样任人宰割呀。长吁短叹里，我加速吞下双份外卖的肯德基香辣鸡翅加汉堡。

憋得难受，是双重的，精神加肉体。于是踢开聊天室的门，



大吐特吐，有个叫“飞天”的家伙建议我去坐一坐摩天轮，“带上你的野蛮女友，嘿，保管她马上打回原形，变成小白兔乖乖。还有哦，女孩的尖叫绝对有助于消化！”

“那你陪我一起去咯。”我正愁没伴，当即揪住飞天。

“我是男生！”飞天做了个鬼脸。

“呵呵，就怕你不是！不见不散！”拍拍肚子，我下了网。男生和男生见面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我喜欢这样的关系，简洁、明快。

身边走过在空中转了一圈的人，对摩天轮好像感觉不错，说“东方明珠像一串水泡泡”。我有些沉不住气，手机响了，是个快活的男声：“杰潘，到了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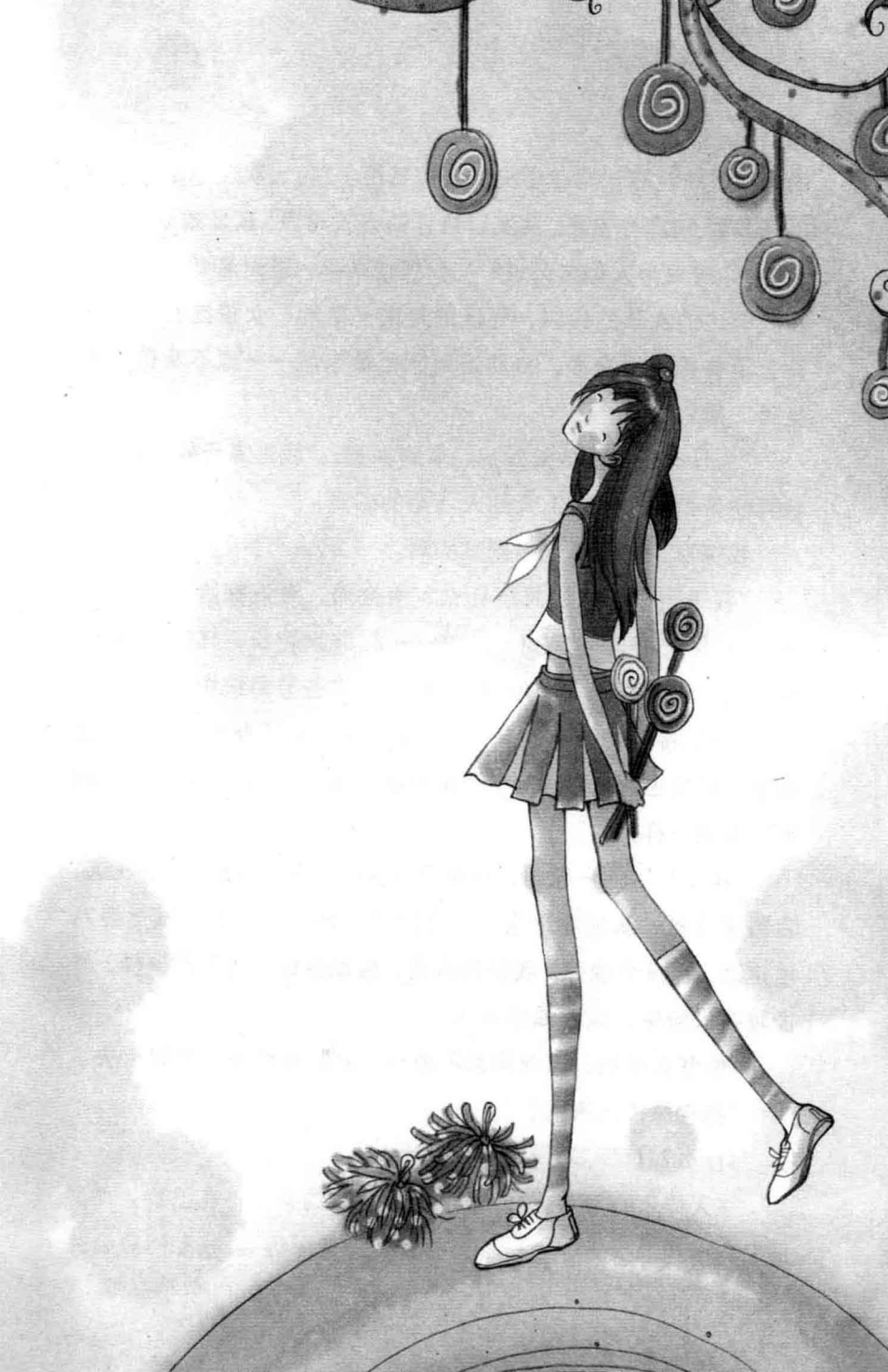
“都快进座舱系安全带了！”我气急败坏，“飞天，我怀疑你就是那种小白兔。”

“哈，你马上可以看见我！上天以后你睁大眼睛，有个家伙会不断挥舞白色棒球帽，直到你看见他为止。”

第一圈，我简直不能打开我的眼睛，觉得心脏鼓成了一个沙袋，被看不见的小拳头“砰砰砰”地锤打。接下来好多了，我开始搜索白色棒球帽，在一百多米的高空上，那是多小的一个点呵。当下到离地最近的一个点时，控制台的窗打开一半，一顶白帽在空中打着旋儿，帽檐翘翘，像小鸟的嘴。我努力把自己的脸贴在玻璃上，压成一枚扁扁的邮票。可惜来不及反应，身体又被一只巨掌提起。我用说明书“啪啪啪”拍打着玻璃，在又一次接近控制台的时候，我打开双臂，做了一个展翅飞天的动作。

我一颠一颠走到出口处，一眼看见一个和我身高不相上下







的家伙，白色棒球帽在指尖继续打着旋。“嗨，欢迎降落！”他上来和我“啪”一击掌。网友以这样的方式见面，真是激动人心。

“你对每个人都这么说？”我捏捏耳朵，里面灌满了刚刚坐在我旁边的女孩的尖叫，好玩的是刚一落地，女孩挂着的泪珠马上消失得干干净净，自动走到队伍最末尾——迫不及待等着坐第二回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他耸耸肩，肩膀很宽，“我是摩天轮的轮长，我喜欢带给每个从没上天的人飞翔的感觉！”

我惊喜，飞天真是名副其实啊。

“我下班了，你还想玩什么？海盗船、激流探险、环园列车、迷宫、赛车、双环过山车……”飞天轮长一样样数过来，我们一样样摇头，比起108米的摩天轮，这些节目统统黯然失色。

“不如接着转、转、转！”他蹲下来，解开身后的大包，变魔术一样掏出两双溜冰鞋。用眼睛量了量我的脚，“嚯，有42码吧？我俩一样大！”

“走吧！”他一蹬腿，白帽子往头上一扣，“嗖”一下飞远，我跟着飞驰，脚底呼呼生风。可惜游乐园里人太多，横七竖八地走路，也没个规律。我停停滑滑，磕磕绊绊。飞天不一样，好像越在人流中，越能如鱼得水。

“你怎么练的，连衣角都不擦一下？”我好不容易攀上去。

“拣狗屎拣出来的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飞天停下来解释：“我做过穿溜冰鞋的义工，在巴黎。那里是大狗小狗的天堂，人一不当心就走‘狗屎运’。我专门撒公益



坐上摩天轮

Zuo 幸福 Mo
Tian Lun

广告和塑料袋，奉劝带宠物的人不要让小狗随地大小便。”

“听上去像个好差事！”我哈哈大笑。

当我们溜到乐园的中心广场，飞天忽然立定，指指中间一座古铜色的女孩雕像说：“她是铜铸的！”

我绕着“她”团团打转，女孩举着某种品牌的果汁，脸蛋偎依着瓶子，无比心爱的样子。我仔细观察她的睫毛，好像有一丝丝颤动，不知道是不是风吹的缘故。然后我试着抽抽她手中的饮料瓶底，一点点加力。忽然，她的眼珠微微一转，飘过一丝哀怨的神情。

我退回原地，“哈，她是活人，是广告模特！”

“不可能！”飞天高声叫，“我们打赌！”

“算了，”我好心劝他，“你肯定输！”

飞天像被我激怒了，“不行，就赌脚底下的这双溜冰鞋，输了就归你！”

看看脚底下四排闪闪发亮的轮子，我有点心动，“怎么证明‘她’的真假？”

“很简单，你当场撞她一下。要么你头破血流，要么我听到最大分贝的女孩的尖叫！”

“这不公平！”其实我说的是飞天，他好像一意孤行要输掉那双溜冰鞋。刚才他还得意洋洋告诉我这两双鞋都是他做义工时，巴黎环保组织送的。

“不敢啦？还是我来吧！”飞天弓起身体就要加速。

“走开！”我一把推开飞天，脚底轮子溅出火星……

“啊——”一刹那，我和一个软软的身体一起栽在地上。我



刚刚欠起身体，一把油彩抹到我脸上，“笨蛋，帮凶！”一张愤怒到扭曲的女孩的脸，鼻翼两侧在油彩底下起伏。

“对、对、对不起！”我结结巴巴道歉，伸手去拉她，被她反手一击。

飞天冲上来了，一边拉女孩的胳膊，一边责备我：“你干吗速度那么快？”

女孩更剧烈地摔开他的手，“别碰我，狗屎！”

我爬起来，和飞天一起垂手立着。女孩抱着双膝，脑袋深陷其中。一会儿，她一声不吭站起来，轻轻推开我们两个，跌跌撞撞往广场边的一排五颜六色的棚子跑。飞天跟在后面，我用手背擦着黏糊糊的脸，跟在他们后面。

女孩跑进一个棚子，我们傻傻地站在外面。等了许久，才听见一个中年女人不大客气的声音：“你说怎么算工资，一场三刻钟的时间没到，合同上规定差一分钟也不行的！”“啧啧，道具衣服都破了，两百块一套呢！”

“我不要你一分钱，行了吧？”女孩的声音很疲惫，跟着一头冲出来，推着一辆小小的自行车，浑身湿淋淋，脸上流的不知是眼泪，还是洗澡水。

“朵拉，”飞天走过去，“我送你回家吧！”

“算你狠！”这个叫朵拉的女孩狠狠瞪他一眼，飞身上了车，“别跟着我！”她指着飞天的鼻子警告。

飞天果然站住不动，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似乎是计谋得逞的得意。他拍拍我肩膀，由衷地说：“兄弟，谢谢你！”

我意识到自己中圈套了，望着朵拉沮丧的背影，我轮子一



坐上摩天轮

Zuo 幸福 Mo Tian Lun

擦地皮，“嗖”一下追出去。飞天追上来，我指着飞天的鼻子，和朵拉一模一样警告：“别跟着我！”

想想，我又转身，指指鞋子说：“这个，明天还你，我不要！”在我变成一阵追赶的风以前，听到飞天在伤感地嘟囔：“我做错了吗？”

朵拉的车子很老爷，一路哐哐哐啷响。不怎么费劲，我就和她并排了。

“九江路淘的旧车吧？”我侧侧耳朵，“刹车要加点油了。”

她理都不理我，埋头骑她的老爷车，表情淡到没有。她手背上有一大块淤青，让我一阵愧疚。不知道怎么啦，我刚刚还高高兴兴坐着摩天轮，开心得要升天，一会糊里糊涂就撞人了。

“我和飞天，认识还没超过两个小时！”

朵拉终于肯看我一眼，“真的？”我重重闭一下眼睛。

“我要是真的铜像，你也敢撞？”

“其实，”我忽然有点害羞，“我是怕飞天先撞你，他比我块头大！”

朵拉突然加速，微红的脸一闪而过。我默默跟在她后边，骑到徐家汇路的时候，她脚撑地，转过脸来，指指天，问我：“像不像以前肯德基里的土豆泥？”

可不，镶着柔和阳光的云朵，淡淡的黄。“下回叫飞天坐着摩天轮，去抓两朵给你舔舔！”我说。

“他请我吃过土豆泥，嘿，被我当场摔在他脸上！”

“你恨他？”



“这头狼，以为把胡萝卜统统抢光，小白兔就会乖乖回家，哭着喊着扑进妈妈怀里？”

“说良心话，飞天好像对你不坏！”我小声纠正，“你不许他跟着，他拼命刹住轮子，差点摔一跤。”

“这种人升高 108 米就心满意足。我的梦想在几万米高的云端，他怎么能够懂我？”

“你不会想做空姐吧？”

朵拉的眼睛睁圆了，使劲点头：“对呀，我来上海，就是专门来考空姐的。”她马上看懂了我的眼神，朵拉的个子实在不高。

“唔，东航最近刚刚降低身高标准，1.58 米就够了呀。一个月前我在网上查到这条天大的喜讯，马上从扬州动身来这里啦。”

“我就是航空学校的，我叫杰潘。”

“哦，天哪，天哪！”朵拉欢喜得舌头打结，“那、那你的女同学将来都是空姐啦？杰潘，我和她们比，我、我考得上吗？我笑一下给你看看，是不是脸显得很大？”

她热烈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最权威的考官。我实在无法作出结论，含含糊糊说了一句，“她们和你没什么两样！”就赶紧转移话题：“做活体模特很难吧？”

“一点也不难，我擅长发呆。上海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，靠发呆也能养活自己，可惜……”朵拉很轻很轻地叹气。

“是我不好，害你白辛苦一场。”我忍不住又道歉。

“唉，是有一点点麻烦。好在我已经通过初试的笔试了，身



体也检查过了。坚持，坚持再坚持！”朵拉像日剧里的MM一样，自言自语打气：“再熬几天，等我过五关斩六将，最后把录取通知一拍，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？！”

“到我住的地方去一下好么？”朵拉主动邀请我，“复试要考航空知识的，你帮我参谋参谋题目？”我很高兴她给我一个补偿机会，而且我能使得上劲。

朵拉带着我拐进小木桥路的一片老民房里，外围已经在拆迁，到处是自暴自弃的衰败。我踩上楼梯，“嘎吱嘎吱”，老木头大声叫唤。朵拉吓了一跳，手指摀住嘴唇，示意我轻点，我恍然大悟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动手去解溜冰鞋的带子。

来不及了，朵拉脸色大变，顺着她的眼神，我看见两楼扶栏边站着一个老太，胖得有两个下巴，嘴皮却薄得要命。老太软声软气开了口：“小阿妹，今天是礼拜五吧？”

“阿婆，过两天给你好么？”

“也好！”老太慢悠悠掏出一封信，“等你交了房钱，一块给你吧！”

“是东航的通知么？”朵拉声音发颤，两三阶并一步跨上去，“给我！”

我提着溜冰鞋火箭一样蹿过朵拉身边，逼到老太跟前：“把信给她！”

老太脸一沉：“她不给我，我怎么给她呢？”

“多少？我问你房租多少？”

“拿200块来！”

我摸遍口袋，只有100块，昨天买了碟片，还叫双份的肯德





基套餐，皮夹里的老底抽掉一半。

朵拉拦在我面前：“杰潘，不要你付。我可以把手机押给她！”

忽然眼前一亮，“哐当”，我把溜冰鞋丢给老太，“法国货，抵100块！”哼哼，也该让飞天那家伙出出血。

朵拉把手摁在心口，拼命摇头，用最初扮塑像时那种熟悉的哀恳的眼神求我：“你拆，你拆！”

.....

世界暗下来了，朵拉坐在那里，昏沉沉的，一句话不说，就像一个密封罐头。然后开始噼里啪啦下雨，信封上“王朵拉”三个钢笔字全都泡肿了。

她人越蜷越小，像我小时候买的一支雪糕，举在日头底下，滴滴答答、不可抑制地迅速消失。眼睁睁地看着朵拉伤心欲绝地融化，我好想阻止，哪怕变成一只大冰柜也在所不惜。“你最想要什么，我一定帮你办到。我帮你去搞一套空姐服，呸，东航的最难看了，死板板的蓝制服。海航的漂亮，蓝底的布头，撒满小金花，要不要，你点点头好不好，好不好？”

手机拼命地响，是飞天。我交给朵拉，这一次，她没有再断然摁掉，反而，一听飞天的声音，她放声大哭起来：“哥哥，他们说我有罗圈腿！”

我叹服考官们火眼金睛，我怎么一点也没发觉？不过我清楚竞争的激烈，淘汰的残酷，当初我几乎就是千里挑一才进的航校。一同去考试的陈李偶，就因为手背上一块小小的疤痕，小时候让奶锅烫的，已经淡到和肤色相差无几。最后一关，还是



给眼尖的考官剔除在外。

朵拉把电话交还给我，飞天嘱咐我稍微走远点，他要告诉我全部——

“朵拉是我最小的表妹，很小的时候，她爸爸死于一起空难。高中毕业，她考取了当地一所很好的护士学校，家里人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她当着我姑妈的面把录取通知书撕成一条一条。姑妈小心地把碎了的通知单一点一点粘好，朵拉再撕，而且撕成碎片。她宣布要当空姐，到上海考东航。姑妈捧着姑父的照片，哭得心都碎了。我答应姑妈一定带朵拉回去。我和朵拉联系，她不肯和我见面，直到弹尽粮绝，家里带去的钱用完。我请朵拉吃饭，她很警惕，不许提‘回家’两个字。我们很安静地吃了一顿饭，我说可以给她赞助，条件就是放弃考空姐，跟我回家，守着姑妈安安静静读书。她抓起土豆泥，摔在我脸上，留下一句‘我从来没打算过寿终正寝’！我坐在原地，一边把脸擦干净，一边下定决心：虽然知道飞机的安全系数比火车汽车高，可为了心里有伤的姑妈，我一定要把朵拉拦截成功。后来，她打工到哪里，我就搅局到哪里，今天的合理冲撞，其实也是我遇见你这个傻小子以后的灵光一现！”

“老天还是成全你了？”我稍带讥讽。

“对不起！”飞天低声下气求我，“朵拉说你心肠特别好，她信任你。你把她带到我这里好不好？”我答应了飞天。

搓搓手，我清清嗓子对身边那个梦想瞬间破灭的悲哀的小姑娘说：“升上108米的高空很过瘾。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第一次



坐上摩天轮是什么感觉吗？觉得自己就像拨浪鼓上的一颗小珠子，无忧无虑地旋转，把渺小的幸福无限放大。多棒的高速离心运动，潮湿的烦闷统统甩干了。Elva 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：把悲哀都甩啦甩啦/都甩干它啦……”

朵拉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：“早上，我在那里做木头人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一拨拨人升上高空。我一点也不动心：我知道我要飞去的地方更高更远。它太低了，根本不在我眼里。现在我失败得一塌糊涂，甚至108米的天空都没上去过，杰潘，什么叫好高骛远，我就是！哥哥他总说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座摩天轮，他说离开巴黎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协和广场的摩天轮要拆了，他再不能从高处俯瞰城市最美的容颜。从法国留学回来，他选择去专门操纵摩天轮。所有的亲戚都说哥哥傻，一个留学生跑去做技术工人。我也瞧不起他，觉得做空姐还比他高级呢。可是哥哥刚才和我说，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专门把人送到一个叫幸福的最高点的司机啊。我有点懂我哥哥了，我们其实是同一类人。渴望飞翔，每天都会觉得骨头发痒，翅膀在里面冒芽……”

飞天等在控制室里，安静地抽着烟。接近午夜时分，朵拉甩了她的搭襻皮鞋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颤颤巍巍，好像走在月球上。

朵拉赤足爬上她的幸福摩天轮，享受它在巨大的旋转中慢慢加速上升的过程。我们注视着女孩慢慢升上夜空，像一只鸟，看刹那星移斗转。

一个人从星空深处归来，降落到清凉的现实里，朵拉平静